

掌家娘子

完结篇
ZHANGJIA
NIANGZI

YUNNI WORKS

云霓 著

有痴情不悔，
有惊心魂魄，
有热血沸腾，
百万读者好评，
云霓教主倾情奉献

惊艳上市

新增独家暖心番外，

《掌家娘子》完美终结



掌家娘子

張結簾
ZHANGJIA
NIANGZI

YUNNI WORKS

云霓一著

目 录
CONTENTS

第八章 成亲	/001	第十五章 明白	/165
第九章 新妇	/027	第十六章 叛乱	/185
第十章 旧案	/055	第十七章 撒网	/212
第十一章 再嫁	/074	第十八章 圆满	/237
第十二章 春风得意	/107	第十九章 相生相伴	/251
第十三章 强盗	/124	番外 平凡	/255
第十四章 猜忌	/145	番外 梦中录	/258

第八章 成亲

新人拜堂，大家都聚在了正堂里外。

崔夫人嫡亲二姐赵氏向堂下张望了两眼低下头道：“奕廷可比往日要规矩得多。”

崔夫人听着姐姐说话，自己也这样觉得起来，奕廷这个孩子向来不服管束，没想到今天却认真起来。

赵氏道：“你这个媳妇可是有手段的，刚刚进门就将丈夫攥在手里。”

虽然知道二姐心眼小，可是有些话听到耳朵里也觉得有几分道理，看着奕廷周到的模样，就想起从前他在自己面前如何不听话。

崔夫人心里一酸，总觉得好像有什么不对头，不过奕廷夫妻和顺也好，正是她心中所求。

拜堂过后就是送新人进新房。

婉宁只觉得被人搀扶起来向里面走去，迈步进了门，坐下来就听到安怡郡主的声音：“多子多福。”

大炕上被撒了几把枣子、花生。

原来是安怡郡主做了傣相。

婉宁正想着是不是还有其他习俗，眼前霍然一亮，盖头被挑了下来，她抬起头和崔奕廷四目相对看了个正着。

穿着大红喜服的崔奕廷很英俊，眉眼就像被阳光照着般，清亮中透着几分朦朦胧胧的柔和。



“宾客都等急了，二爷快出去敬酒吧！”

外面早就闹成一团，仿佛崔奕廷不出现就要进来捉人。

崔奕廷道：“你先坐着，我敬了酒就回来。”

婉宁点点头。

崔奕廷这才被拉了出去。

婉宁让下人搬椅子来让安怡郡主坐下。

安怡郡主笑着道：“要让你自己在屋子里坐福呢。”

说着话，就有下人端着盘子进来，盘子里是几种小点心，下人上前行礼：“二奶奶，这是夫人吩咐厨房准备的点心，您吃些垫补垫补，二爷被外面客人缠住了一时半刻不会回来。”

安怡郡主眼看着点心摆上了小桌：“你这婆婆也是心细，怕饿着你。”

其实落雨是带着点心的，等到屋子里没有人了就会拿出来给她吃，在家里的时候都筹备好了，可是闹了一上午她却没觉得饿，也不想吃东西。

安怡郡主笑着起身带着屋子里的几个人出去，临走前嘱咐婉宁：“多坐一会儿，等崔二爷回来，小厨房上饭菜，就看看端菜下人的眼色，这样就不会吃错。”

婉宁点点头，屋子里安静下来。

落雨过来道：“小姐渴了吧，奴婢这就去倒水。”

正说着话时一个圆脸的小丫鬟撩开帘子，手里提着刚刚烧好的水，向婉宁行了礼就去沏茶，红茶的香气顿时传出来。

小丫鬟将茶送到矮桌上，上前行礼：“二奶奶，奴婢碧水是夫人安排来伺候二爷、二奶奶的。”

婉宁向四周看了看，四处都是大红幔帐，薄的是软烟罗，厚些的是杭绸，隔扇间是宝瓶模样的落地罩，如意牡丹雕花，里间还有张软榻，临窗大炕上放着几只软枕，旁边的长案上摆着糕点和干果，都铺着大红的喜字。

婉宁盘腿坐在床上，让落雨将书拿来，正准备看上一会儿。

成亲之前童妈妈已经跟她说了，进门必定要自己独坐几个时辰，没事的话就看看书。

书放在手里，婉宁不由自主地想起和崔奕廷第一次见面的情形，如何也想不到将来自己会心甘情愿嫁给这个人。

婉宁正想着外面传来脚步声，有人又掀开帘子进了屋。

婉宁抬起头来没想到会是崔奕廷。

“已经敬完酒了？”婉宁下意识地问。

崔奕廷摇摇头，看着婉宁头上的凤冠，就喊追进来的管事妈妈：“先给二奶奶换了衣服吧，庄王爷过来了，我要晚些才能回来。”

管事妈妈忙道：“还没吃点心喝合卺酒，要不然就让人将酒端上来。”

崔奕廷看向婉宁，婉宁手里拿着一本书端坐在那里，屋子里十分安静，下人张罗着去拿点心的功夫，崔奕廷走过去：“累不累？”

婉宁道：“还好。”

他坐在床边，彼此咫尺的距离，想想在养心殿里那一跪，虽然看起来是权宜之计，却也算得上是他精心算计，他还怕婉宁会生气，如今真的将人娶回来，他这颗心才算安然地落下。

喝了合卺酒，崔奕廷又走出去，童妈妈几个忙上前给婉宁卸妆换衣服。

凤冠霞帔看着漂亮，穿戴时间长了就像一块大石头压在身上，换上轻软的中衣，婉宁松了口气，整个人都神清气爽起来，吃了些东西就靠在引枕上看书，书翻了一半的时候，崔奕廷敬酒回来了。

崔奕廷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换下大红吉服，穿了蓝色的长袍，整个人清清爽爽，哪里像是刚喝过酒的人。

童妈妈看了看落雨，几个人慢慢退了下去。

屋子里就剩下婉宁和崔奕廷两个。

窗子开了一半，将风徐徐地送进来，不知是不是因为大红幔帐，婉宁觉得崔奕廷的脸有些红，她的心跳得也快了许多。

“你冷不冷？”崔奕廷低声道，“我将窗子关上吧！”

婉宁点点头。

崔奕廷起身去关窗，婉宁深深吸了口气。

按理说在出嫁前也有妈妈给她说了那么多，她也不应该太过紧张，可现在她真的有点紧张起来，不知道说什么，却又不能这样大眼瞪小眼地一言不发。

崔奕廷已经关了窗子回来，坐在床边。

他身上有淡淡的皂角味道，修长的手指拉住了她的手。

婉宁抬起眼睛，他的手臂已经伸过来，将她牢牢地圈在怀里。

他的心跳声很快，“扑通”、“扑通”，震耳欲聋。

两个人靠在引枕上，离得近了他身上淡淡的酒气钻进她的鼻子。

忽然想起她和沈氏离别时的情形，他就忍不住道：“我已经跟母亲说过，沈家和你手里的铺子崔家不会有人干涉，从前你怎么去沈家，以后你也不用向旁人说得清清楚楚，只是要让吴照跟着，不然万一有什么事他好安排。”

“家里人不多，四弟还没有成亲，我也没有姐妹，长辈都不在京城，除了刚成亲时的繁文缛节，其他的事该是不多。”

崔家族人在京中的不多，这样认亲起来她就省事不少。

婉宁道：“崔家的族人经常过来来往的有多少？”

崔奕廷仿佛在仔细思量。

婉宁不由得一笑，他果然是不知道：“恐怕不是人不多，而是你都记不住。”

说说笑笑，两个人都轻松了不少，没有了刚刚的拘谨。

被子很柔软，细细地贴着她的手腕，崔奕廷忽然起身，拿掉了头上的发箍，漆黑的长发就落了下来，他俯身向她，几缕头发落在她脸颊上，她却没觉得痒，而是心跳如鼓。

“婉宁。”

他微笑着，一双眼睛清亮，眼底有一抹艳丽，就像一朵桃花，就那样望着她。

恍惚中她脑子里忽然窜进一个影子，让她又是觉得熟悉又是亲近，那个影子一晃就变成了眼前的崔奕廷。

她不过喝了一杯合卺酒，不至于就这般醉了。

她的思绪渐渐乱了，忍不住就抬起手来抚上他的脸，想要将他的脸看个明白似的。

他低下头，嘴唇压在她的额头，轻轻浅浅的像一根羽毛，他的手开始解他的衣带，中衣敞开，露出里面的胸膛和半个肩膀。

肩膀上的伤痕犹在，那是救她时留下的，当日里包扎伤口的时候，她没想过会有今天这般的亲近。

陌生的气息就在她呼吸间，脸颊温热，耳鬓厮磨，头顶鲜红的幔帐，将她整个人的神魂带得越来越远，却恍惚间又变成了腾烧起来的火焰，突然让她有些透不过气，整个人不禁颤抖。

夜，是那么的短，又是那么的长……

火，到处都是腾烧起来的火焰，她想要躲开却怎么也躲不开似的，一个人站在火焰中间，眼看着火舌扑面而来，隔着大火她看到几个人，其中一个温和俊秀，婉宁知道那是姚宜之。

母亲被休的时候曾说过，若是父亲待你不好，就去找你五叔。

父亲几个兄弟，只有五叔在祖父面前能说得上话，母亲是怕祖父反感沈家，因此也厌恶她。那时候她是不清楚姚宜之的为人，可是如今她已经知道姚宜之金玉其外败絮其中。

姚宜之虽然暗中定然做了不少事，却从来没有这样直面地和她有过冲突。

她为何会突然看到这样的情景，姚宜之目光中满是阴狠，看着她被大火吞噬。

她这是怎么了？内心的不甘和恐惧，呼吸的痛苦，浑身灼烧般的感觉为何会这样真实，仿佛要将她带到什么地方，一个她从来不知道的地方。

“婉宁，婉宁。”

崔奕廷不停地喊着她，她明明听得清清楚楚却动弹不得。

她的手骤然被攥紧，她的思绪仿佛一下子被拽了回来，那种烧灼感突然一下子远离，去得干干净净。

婉宁睁开眼睛，看到的是崔奕廷惊慌失措的目光。

四周幔帐低垂，这是她和崔奕廷的婚房，没有什么大火，她这是怎么了。

手掌抚上她的额头，崔奕廷抿着嘴：“哪里不舒服？”

婉宁摇摇头：“没有，就是……”她想要起身，却被崔奕廷拦住。

崔奕廷道：“让人去请个郎中过来看看。”

“没事了。”婉宁稍稍动了动，才发现自己身上被汗浸透了，她明明没睡着却怎么像是做了一场大梦似的。

她站在大火中央，看着姚宜之，好像和姚宜之有着不共戴天的深仇，宁愿烧死自己也不愿意落入他手中。

崔奕廷去端了水，温水从她喉咙里流过，仿佛能将紧张的情绪一点点地化开。

她再抬起眼睛，目光中那些紧张已经化开，从他身上掠过顿时变成了淡淡的羞涩。

他的长发散落，衣衫被剥了一半，站在她面前，她才发现崔奕廷是这般的高大。

她的鬓角已经被汗濡湿：“大约是尝了口酒有些醉。”

总不能说在这种时候她忽然之间睡着了，然后做了一个噩梦。

他有些凉的手抚上她的脸颊：“去让人做碗醒酒汤？”

“不用，”婉宁道，“已经好多了。”

崔奕廷仔细地地看着她，手不离开她四周，仿佛怕她忽然之间摔倒：“真的没事了？”

婉宁很坚定地摇头：“不知道那是什么酒，突然之间就醉了，”她顿了顿，“看到红幔帐，恍惚中以为看到周围着火了，这才吓了一跳。”

她是轻轻松松地说出来，却没想到抬起头看到的是皱着眉头的崔奕廷，他的神情有些惶恐有些惊喜又夹杂着许多她看不明白的情绪。

“怎么了？”这次换成她来问。

“还有没有别的？”崔奕廷问过去。

婉宁摇头：“没了，就是一闪而过。”

她话才说完，就被他搂进了怀里，他的手搂得很紧，紧得她几乎无法喘息，好不容易松了些，她刚要说话，带着些许凉意的唇就落下来，吻在她嘴边，带着些许薄荷叶的香气。

一点点的轻触，一点点的亲吻，慢慢地加重。

“婉宁，别怕，有我在你身边。”

别怕，有我在你身边。

他一直想说的话，一直想做的事，他终于不必在一片废墟中仓皇回顾地找她。

婉宁轻轻地搂住了崔奕廷的背。

赵氏帮着崔夫人送走了宾客才回到屋子里，刚刚坐下就听到女儿的声音：“母亲可回来了？”

管事妈妈忙上前撩开帘子，丁如婵就走进来：“母亲去看过新娘子了？”

赵氏道：“看了一眼，模样倒是很漂亮，又是大家闺秀，举手投足总有些贵气。”

丁如婵的嘴角翘起来：“说到底都是出妻生的，有什么贵气不贵气。”

赵氏皱起眉头：“小祖宗有些话可不能说，咱们还指望着她赚钱呢。”

丁如婵捏着帕子目光闪烁：“那边有没有什么动静？”

赵氏一时没反应过来，看着女儿抿着嘴有些难以启齿的模样，立即就皱起眉头：“没出阁的姑娘，就不嫌臊得慌，还打听这些事，传出去了看你还要不要嫁人。”

丁如婵红了脸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……”她凑到赵氏耳边，“来的时候鲁道婆给了我些药粉，说是吃了之后就能让人听话，我见到有人端合盞酒，就胡乱放了些进去，也不知道有没有用。”

赵氏正喝水差点就吐出来：“呸呸，那是骗你银钱你也信得，若是这么简单还用得着费心算计？那个鲁道婆哪次过来不是天花乱坠地说一番，再说，你怎么知道那酒就是姚氏喝了，万一被你表哥……”

丁如婵咬住嘴唇：“我就是不喜欢那姚氏。”外祖母在世的时候，将母亲和姨母叫到一旁，清清楚楚地说，想要将她许配给表哥，姨母当时迫于陈家的婚事就没答应，听说表哥和陈家退了婚，她心里不禁欢喜，谁知道会跑出来个姚氏。

赵氏对女儿打也不是，骂也不是，只得狠狠地看了两眼：“你姨母还要帮你说亲事，这些日子少惹些祸，否则将来哭都来不及。”

赵氏话音刚落，管事妈妈撩开帘子进了屋：“太太，您快去姨夫人那里瞧瞧吧！”

赵氏有些意外：“我才过来，怎么？是有什么事？”

管事妈妈道：“夫人从山东带回来的那尊观音碎了。”

那尊观音是母亲给妹妹求来的，妹妹供了观音之后生了奕廷和奕征，怎么在大喜的日子里观音像却碎了。

赵氏很着急：“我方才过来的时候还放过贡品，都是好端端的，是不是有什么猫儿、狗儿跑了进去。”

管事妈妈道：“倒是没听说。”

赵氏边说边去二进院里，崔夫人屋子里已经乱成一团，几个管事和大丫头都面色难看，崔夫人坐在椅子上发愣。

赵氏迎面就走过去：“这是怎么了？好端端的没有人碰怎么能碎了。”

这尊观音崔夫人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，奕廷来京中任职，崔夫人从山东带过来，多少年一直都好端端的物件儿，偏偏在奕廷成亲当日碎了，崔夫人只要想想就一阵心惊肉跳，该不会是什么不好的预兆吧！

还没跟赵氏说话，宋妈妈进屋回话：“二爷那边说没什么事。”说着顿了顿。

崔夫人道：“有什么就说吧。”

宋妈妈这才道：“听房的妈妈说二爷喊了几声，她们要进去二爷却不答应。”

崔夫人想了想：“要水了吗？”

宋妈妈道：“没有。”

崔夫人皱起眉头：“该不会是有什么差错吧！物件儿都送进去了？有没有压在褥子下面。”压箱底的物件儿，应该压在褥子下面，奕廷身边没有开脸的丫头，在山东的时候虽然也睡过花船，有过一些乱七八糟的传言，到底有没有那种事，她也不知晓。

宋妈妈想要回话，赵氏却道：“这些事你别担心，年轻的孩子，个个儿都贪嘴，哪里有不会的呢，观音像坏了你就疑神疑鬼起来，改日再去请一尊回来，多送些香油钱去寺里，再做些善事也就好了。”

崔夫人叹口气，勉强点点头：“希望没事。”

可是想到观音像“哗”的一下碎下来，她就难免害怕。

赵氏留下来和崔夫人说话，崔家仿佛又重新安静下来，只有大红的灯笼在廊下被风吹得轻轻摇晃。

京城另一户崔家却没有这么喜气洋洋。

崔实荣进了大牢之后，偌大个宅子就被收了回去，段氏领着崔奕诚住进了崔实图接济的小院子里。

一灯如豆，段氏一针针地仔细绣着，手下的牡丹的花蕊慢慢浮现出来。

“到时间了吧？”段氏没有抬头。

旁边的妈妈道：“差不多了，应该已经到了。”

段氏笑起来：“总算让我等到了，之前都是他们看我们的笑话，不管是崔奕廷还是那个姚婉宁，如今他们凑在了一起，也让我们省了许多事，这么多年，他们一直躲在后面，什么都让老爷撑着，那狼崽子为了要个前程竟然踩着他叔父的肩膀爬上去，我们凭什么还替他们瞒着那么多事。”

段氏眼睛渐渐亮起来：“要死大家就一起死，谁也跑不了。”

黑夜里，崔家的大红灯笼显得格外耀眼。

一辆马车停在崔家门口，跟车的婆子上前将马车里的人扶下来，那人慢慢走到大门前，伸出手来亲自敲了门。

过了好一阵子才有人询问：“谁？”

女子看了看身边的婆子，婆子立即上前道：“劳烦禀告一声，我们大爷一家回来了。”

大爷？

守门的人不禁怔愣，哪里来的大爷：“是不是弄错了？”家里就从来没有大爷，夫人只生了二爷和四爷，难不成是族里来人了？可并没有提前写信啊。

门缓缓地打开，下人揉了揉眼睛还没有看清楚，就听到十分清亮的声音道：“没弄错。”

管事妈妈递了一封信上去。

那女子道：“我们是从通州过来的，你只要禀告，老爷就会知晓。”

禀告一声，就一定会知晓。

崔夫人刚刚躺下就又起身，外面传来崔实图的声音：“从通州过来的？几个人？”

然后是管事妈妈的声音：“只说有一位奶奶，别的没瞧见。”

崔夫人心里顿时一沉，难不成是族里来赶喜事的宾客？却怎么会是这时候进了城。崔夫人看了一眼沙漏，这个时辰城门都关了，她是怎么进来的。

“还有城门的守卫跟着，听说是我们家的奶奶不敢怠慢便打开了城门。”

崔夫人越听越坐不住，趿上鞋就走出来，看向崔实图：“老爷，是什么事？”

崔实图皱着眉头，想要说话却仿佛又有些为难，伸手要穿衣服：“我出去看看。”

不等崔夫人再说话，崔实图已经披上外衣大步走了出去。

老爷这样急匆匆地出门，她还是第一次见到，崔夫人看了一眼宋妈妈，宋妈妈急忙出去打听。

忐忑地坐了一会儿，宋妈妈匆匆忙忙进来禀告：“夫人，来的人说是咱们家的大奶奶，还带着一位小爷。”

大奶奶。

崔夫人惊得说不出话来：“是族里大老爷家的？”

宋妈妈摇头：“不是，是我们家，是老爷……是夫人您身边的那位素云姑娘。”

崔夫人一时愣在那里：“素云？”这怎么可能，她身边的素云是到了年纪被她老子娘领走的，走的时候她还送了两箱东西做日后的嫁妆，怎么会转眼之间就成了她的儿媳妇。

崔夫人穿上衣服端坐在屋子里，本来安静的崔家宅院又热闹起来，不多一会儿，一个高高瘦瘦的女子跟着宋妈妈进了屋，见到崔夫人就行礼下去：“娘，媳妇给您请安。”

屋子里十分的安静，连宋妈妈都抿起嘴来不敢出声。

所有人都看向屋子里站着的素云，穿着秋香色小凤尾褙子，大红色的襦裙，衣服做工很是细致，不像是成衣店里出来的，身边带着的两个丫鬟一个婆子看起来都很规矩。

素云伸出手立即就有个六岁的孩子从婆子身后跑出来。

那孩子在马车里本是睡着了，忽然见到院子里大红灯笼的光亮就醒过来，现在一双大大的眼睛正好奇地向周围瞧着。

崔夫人放在膝盖上的手指微微颤抖，这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事，老爷不但在外生了庶子，还将她身边的素云配了过去，如今更有了孙儿。

她一直被蒙在鼓里。

既然老爷已经让他们进门，就是默认了庶子，她心里就算百般不信还不至于就在这里不管不顾地质问他们娘俩。

委屈、愤怒霍然冲上头。

素云拉着孝哥：“快过来叫祖母。”

孝哥清脆的童音响起来：“祖母。”

崔夫人的嘴唇略微颤抖，眼睛里透出几分的哀伤，转头吩咐宋妈妈：“腾出一间房，先让他们住下。”

素云抬起头，夫人自始至终都没问起庶子。

不等崔夫人离开，素云又跪下来，“娘，如今孝哥的父亲病重了，我们也是没有法子才来投奔，从前都是二叔父让人照应，二叔父出了事，我们一家人也少了依靠，若不是孝哥的父亲每日都要吃药，我怎么也不敢来寻亲。”

“娘……”素云叫了一句又改口，“夫人，我从小就跟在您身边，您还不知道我的为人，我是……真的不敢做出什么对不起夫人的事，只是老爷让我侍奉大爷，大爷见我无依无靠就娶了我。”

崔夫人又坐下来，低下头看素云：“我早就给你说了一门亲事，你老子不是也在山东养马，前些年还有书信往来，后来说你一家人去辽东寻亲就再也没有了消息，如果你还顾念旧情，怎么发生了这些事不告诉我？”

素云眼泪掉下来：“寻亲的途中出了事，都被响马杀了。”

素云哭哭啼啼的声音传来，崔夫人半晌才又站起身来，深深地叹了口气：“下去吧，有事明日再说。”

素云和孝哥被带了下去。

崔夫人回到内室里，宋妈妈忙上前道：“夫人别急，等一会儿老爷回来了，您好好问问，看样子大爷年纪不小了，说不得是老爷外放那些年身边伺候的丫鬟生的，也是怕您生气才养在外面。”

崔夫人眼睛微抬，听说是素云的时候，她还以为，老爷将素云养在外面做了外室，哪里想到配给了自己的庶子，还是正妻，真是天大的笑话，崔家竟然出了这种笑话。

屋子里的灯光仿佛也跟着暗下来，崔夫人坐在灯影下。

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外面才传来脚步声。

崔实图进了屋。

仿佛是从外面带了凉气，崔夫人不禁打了个寒噤，抬起头来，崔实图面色阴沉站在她跟前。

“老爷养了庶子在外面是真的吗？”崔夫人落在裙边的手慢慢地攥起来。

崔实图没有说话，崔夫人抬起头来，期望在丈夫脸上看到否认的神情，或许是政敌陷害，或许是……她找不到太多的理由。

“是。”

半晌听到这样的回答。

崔夫人霍然笑起来，是真的。

她静静地等着，崔实图却将外衣脱了递给下人：“早些安歇吧！”

就这样没有任何的解释。

“老爷准备将他们怎么安置？”

吹灭了一盏灯，黑暗中仿佛有一缕青烟冉冉升起。

崔实图道：“家里还有闲置的院子，就收拾出来一所，让他们住进去。”

老爷性子绵柔话从来不多说一句，就这样简简单单地交代如同给了她一个大大的耳光，崔夫人想到那碎裂的观音像，自己如今仿佛就如同那观音一样，突然断成两截，再也无法续接。

崔实图已经躺在床上，没有发出半点的声音，仿佛已经入眠。

崔夫人痴痴地站在黑暗里，头晕目眩的感觉顿时传来，仿佛被四堵墙团团围住，不停地挤压着，让她再也喘不过气来。

崔实图却不肯再跟她多说一个字。

窗口传来鸟鸣的声音，婉宁睁开了眼睛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幅陌生的景致。

崔奕廷穿着斜缕纹蜜合色长袍，衣襟微微敞开，光泽细腻的皮肤若隐若现地透出来，支着腿，修长的手指捏着公文在细细地看。

婉宁刚要起身，崔奕廷已经转过头，他浅浅的微笑，墨黑的眉毛扬起，深邃的眼睛如泉水般透亮，用一支乌木簪绾起了头发，却有几缕垂在肩膀上，添了几分贵气。

看到她醒了，崔奕廷便放下手里的公文，转过身来看她：“还没到卯时，再睡一会儿。”

婉宁摇摇头：“还要去给长辈敬茶，还是早些起身。”从床上坐起来婉宁才发现，昨晚他们两个好像没有圆房，他们两个人说着说着话，她就睡着了。

想想摆放在床头的那只准备放元帕的盒子，婉宁只觉得脸颊突然热起来。

抬起头却发现那只盒子不见了。

“盒子呢？”婉宁将头发掖在耳边。

崔奕廷倒是很坦然：“让婆子拿出去了。”

婉宁耳根也烫起来：“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。”

崔奕廷眼睛晶亮：“跟你说，你能怎么样？”

没想到这人脸皮厚得很。

话音刚落，隔扇就被敲了两下，传来尹妈妈的声音：“二爷、二奶奶该起身了。”

最终还是要让人来催。

她有些不好意思，崔奕廷倒是很耐得住，扬声让人打水进来。

在屋子里转了一圈，婉宁看向窗外，这就是将来她要生活的地方，虽然很陌生，可将来会变成她真正的家。

两个人穿戴好了在屋子里用了早饭才出了门，廊下鸟儿叽叽喳喳叫个不停，婉宁抬起头来看到的是那只肥鸟。

“二爷让人带过来的。”童妈妈轻声道。

这只翠鸟她放在了沈家，没想到崔奕廷让人带了过来。

两个人一起走过月亮门，还没到二进院，就看到一个人站在不远处的翠竹夹道上，身边带着一个六岁大的小男孩。

婉宁仔细地看过去，那女子的目光先是落在崔奕廷脸上然后又转向她，先是有几分怯意，慢慢变得大方起来。

婉宁去看崔奕廷，崔奕廷没有什么反应，仿佛没有瞧见似的，她这才想起来，这人是个人睁眼瞎，打了几个照面的人照样不识得。

“二奶奶，这是昨晚才来的大奶奶。”管事妈妈见状迎过来低声道。

崔奕廷扬起了眉毛：“是我大伯家的嫂子？”

管事妈妈一脸晦涩：“不是……”

婉宁正听着，那女子已经看着她道：“弟妹日后就叫我嫂嫂，”说着蹲下身来，“孝哥快喊二婶。”

管事妈妈正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这位大奶奶昨晚已经让夫人吓了一跳，谁承想会这么早和二爷、二奶奶碰在一起，正思量着，却发现二奶奶向她看过来。

那双眼睛清亮，虽然年纪不大却有几分威严。

不过几句话，刚进门的二奶奶就看出了端倪。

婉宁笑着道：“先去给爹、娘请安吧！”抬起了脸询问地看着崔奕廷。

素云攥起手，她原本是想让这个二弟妹喊她一声嫂子，却没承想就这样被岔了过去，那姚氏脸庞秀丽，眉眼十分的清秀，年纪又小，看起来不像不好拿捏的人，尤其是刚刚成亲，对二爷的性子还摸不透，不敢擅自做什么决定。

几个人进了崔夫人屋子。

婉宁给崔实图和崔夫人赵氏敬了茶，又见了崔奕征，崔奕征和崔奕廷长得有几分相像，脸上总是挂着笑容，很好相处的模样，接人待物也比崔奕廷话多，眉眼中却少了崔奕廷迫人的神采多了几分温和。

长辈都会喜欢崔奕征这样的性子，崔奕廷不受管束加上脾气多有些执拗和骄傲，怪不得会被嫌弃。

行了礼，屋子里就安静下来，崔夫人低头喝茶，崔实图也低头喝茶，两个人之间多了疏离少了默契。

“娘，我想吃樱桃。”

还是孝哥先出声，伸手指了指桌子上的白瓷碟，里面是红红的小樱桃。

素云忙拉住孝哥的手：“小孩子，不懂事，让人笑话。”

崔夫人垂着眼睛不说话，仿佛并没有听到孝哥的话。

一般长辈遇到这样的事都会笑着让下人将樱桃送过去，哄小孩子开心。

素云将孝哥紧紧地抱在怀里，仿佛是溺水的人在找一块浮木。

崔实图的眼睛霍然跳起来，看向管事妈妈：“将樱桃拿给孝哥吃。”

崔夫人抬起头，婉宁看到那双眼睛里满是红血丝，怨恨的神情一闪而过，崔夫人不可能会对一个族中来的“大奶奶”有这样的怨恨，只有一种解释，就是这个大奶奶是崔奕廷的庶兄的妻子。

突然来到京里的庶兄，让崔夫人措手不及，所以才会有今天的尴尬。

樱桃摆在孝哥的面前，一只小手怯生生地去拿樱桃，却因为心里多少有些害怕，一颗樱桃掉在地上。

掉了樱桃，孩子忙转头向母亲求助。

婉宁看向公公，公公眼睛里明显有了愧疚。

婆婆嘴角已经浮起了讥诮的笑容，不知是在笑自己还是笑旁人。

婉宁站起身来：“父亲、母亲，我去大厨房看看晚上的认亲宴。”

素云有些诧异，姚氏就这样站起身要离开，正主要走，夫人就不用留在这里，那她今日就再也没有了机会说话。

果然，崔夫人站起身：“我也有些不舒服，”说着吩咐宋妈妈，“扶着我回去歇着。”

素云顿时焦急，看向婉宁：“听说二弟妹会治病，能不能给我们大爷看看，我……我求遍了名医却……一直没有……个结果，听二婶说，弟妹治好了不少人的病，若是我们大爷能好……我们母子就算有了依靠，就能像从前一样生活。”

崔奕廷皱起眉头就要说话，婉宁却摇头，抬起脸：“好，我去瞧瞧。”

没想到姚氏这样痛快地答应，素云不禁惊诧。

婉宁提着裙角撩开帘子进了屋，屋子里躺着一个二十岁左右的男子。

崔奕廷面色不豫。

婉宁点了点头，崔奕廷定然也已经料到了这个男子是他的庶兄，他虽然不会认人，但是他比谁都聪明。

婉宁走几步上前，那男子目光直直地看着婉宁，忽然就咧嘴笑了，就要伸出手臂去抓婉宁，素云忙上前按住男子的手：“不管是谁过来都是这般，开始仿佛谁都识得，还能模模糊糊地说两句话，再后来连话也不能说了。”

素云说着擦眼角。

宋妈妈也看过去，大爷的样子果然是不太好，所以素云才会来投奔。

几个婆子将男子的手脚按住。

婉宁转身吩咐童妈妈：“给我拿盏灯来。”

素云不禁抬头看了看天，大白天的要灯做什么？

既然是她请的姚氏，自然就不能多问，只能站在一旁仔细地看着姚氏端了灯在大爷眼前照了照。

素云伸长了脖子却看不出其中有什么道理，等到姚氏将灯放下才迫不及待地问：“二弟妹，大爷的病怎么样？能不能治得好？”

她看了那么多的郎中，遇到的人都纷纷摇头说是治不得，姚氏一个小姑娘能有多厉害的医术。

婉宁没有抬头，仔细地检查起男子的下颌和枕后：“大哥是生了病才会如此？”

素云不禁目光一收：“是病了后慢慢变成这样的。”

婉宁抬起头，和素云的目光撞在一起，紧紧地看着素云，停顿了片刻才清楚地道：“依我看像是受了外伤。”

素云心里咯噔一下，面皮也紧起来，慌忙解释：“是病了之后从床上掉下来过，从前是没有这样重。”

不等婉宁再说话就又道：“怎么样，能治吗？”

所有人都在看婉宁。

连宋妈妈都屏住呼吸，二奶奶的确给人治过病，宫里的大皇子都得益于二奶奶，可是床上的大爷……眼见就病得严重，不可能治好吧！

婉宁思量片刻，抬起头，很自然地道：“这病，我看能治，我就让人去贺家请贺家二老爷过来看看，贺家有通窍的秘方，用起来会快些，吃上一阵子就应该能开口说话了。”

素云惊讶地愣在那里。

能开口说话？不可能。

多少人都说过大爷不可能再起身说话，所以她才会将人拉到京城来。

想到这里她不由自主地握紧帕子：“是真的？”素云嘴唇禁不住颤抖。

婉宁点点头：“既然我说了，就有把握，只不过需要好好调理，至少要六七日才能见效。”素云眨了眨眼睛，忽然转过身一把拉住孝哥：“孝哥，你爹爹就要好了，你就能和你爹爹说话。”

素云将脸埋在孝哥后背上，屋子里满是她略带呜咽的声音，看不到她的表情。

从大爷院子里出来，婉宁去了崔夫人屋里。

崔夫人正靠在软榻上休息，听说婉宁来了挣扎着起了身。

“娘歇着。”婉宁扶着崔夫人重新躺下来。

“我这是老毛病了，只是没承想你们才成亲我就病了，”崔夫人拉起婉宁的手，“奕廷素来执拗，若是待你不好，你只管来跟我说，我去训他。”

崔夫人强打精神，说完深深地喘了口气。

婉宁嘴角噙笑：“媳妇知道了。”

崔夫人仔细地看婉宁，两个人今天早晨敬茶的时候站在一起，郎才女貌真是般配，本来该是高兴的日子，谁知道家里会出了这样的事，她不理睬素云，那素云还厚着脸皮让婉宁过去给那庶子看症，只要想一想她就心窝里疼。

不过这样的事，她怎么可能跟晚辈提起。

虽说娶进门的媳妇能帮衬她打理内宅，姚氏毕竟年纪尚小，不懂得其中的道理。

“娘，”婉宁道，“方才我去看了大哥……”

提起突然上门的庶子，崔夫人的手轻轻一抖，却要装作若无其事地抬起头：“怎么样？身上的病可能治好？若是能治就将御医请过来。”

婉宁点点头。

崔夫人有些惊讶，她昨晚让管事去看了一眼，管事的意思是那病肯定是不得治了，庶子病成这样，自然有些话就无从询问。

“娘，媳妇觉得，有些话还是等大哥病好了问清楚。”

崔夫人抬起头看到了婉宁舒展的眉眼。

有些事要问清楚再说她也知道这个道理，可眼下她怎么才能弄个明白。

两个人正说着话，宋妈妈快步进来道：“夫人，二奶奶，族里来人。”

成亲第二天族里会有亲戚过来看新娘子，这是常理，崔夫人气就气在素云挑了这时候上门。摆明了是要闹得尽人皆知，不给她一点喘息的机会。

崔实章和妻子闵氏搀扶着崔老太太进了院子，今天上门的客人多，就将茶水都摆在了花厅，闵氏拿着给新娘子的见面礼，一路和婆婆笑着说话。

刚走了两步就听到门口的管事道：“镇国将军和夫人也到了。”

崔实章看了一眼妻子，两个人就站在原地等着周端裕和崔映容也走进来。

几个人见了礼。

闵氏先道：“昨儿人太多，新娘子被拥在人群里，我就远远地看了一眼，不愧是弟妹看上的，就是不一般，将咱们族里的媳妇都比了下去。”

闵氏惯会说话，崔家族里大大小小的事在她嘴里传来传去，圆的也能说成扁的，扁的又能说回圆的。

崔映容应付了一声，不太理闵氏，上前搀扶了崔老太太。

刚走上了长廊就遇到迎过来的婉宁。

崔老太太笑着：“这是奕廷的媳妇，今儿可算是看了清楚。”

闵氏也看过去，新媳妇姚氏穿着大红裙子，明艳的颜色衬得她皮肤更加白皙，乌黑的眉毛顺着眉骨弯下来直到眼尾，一双眼睛更是光彩夺人，微微上扬的嘴唇红润得恰到好处，连头上和耳珠上那红宝石都及不上似的。

闵氏不禁心中赞叹，这个姚氏真是个美人坯子，再过两年，只怕是京中的女眷没有几个能比得上她，崔奕廷名声在外，竟然能娶了这样个美娇娘回来。

崔映容将崔实章和闵氏介绍给了婉宁。

婉宁也知道一些崔家的情形，从前崔家族中不少人在京里，后来逐渐外放出去做官，崔奕廷过世的祖父就是外放做了山东知府的时候看上了赵家，给公公定了这门亲事。

如今他们这一支的长辈已经都送走了，和他们亲近的也就是崔奕廷三祖父这支族人，从前就走得近，兄弟在一起排过行，闵氏的儿子在奕廷上头，平日里就被叫大爷，崔奕廷就是二爷。

崔奕廷记不住人脸，却对这里面的关系再清楚不过，昨晚简单和她说了说方便了她来认亲。

婉宁和崔映容一左一右搀扶崔老太太。

崔老太太十分的满意：“到底是京中名声在外的闺秀，无论怎么看都是大方得体，将来倒是能帮我教教未出阁的几个丫头。”

婉宁笑道：“老太太您是高看我了。”

闵氏边走边向四周张望，不知是从哪里传来“咣当”一声响，闵氏就看过去，“哎哟，怎么不小心着些。”

话音刚落就听到小孩子大哭的声音。

这院子里的孩子，就是大爷的儿子孝哥，崔家的下人不少，能看得住素云不一定能看住一个六岁的孩子，婆婆还是大意了。

“是谁家的孩子。”闵氏说着也不等别人说话，几步就走了过去，很快就将湿了衣襟的孝哥领了出来。

崔老太太也看到了孩子，不禁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老太太，”不等闵氏说话，婉宁道，“我婆婆正在花厅里等您说话，孙媳搀您过去。”

闵氏目光不禁一颤，这个姚氏还真是反应快，这样就将老太太搀去了一旁。

闵氏蹲下身来，看着一脸惊慌的孝哥：“你是哪家的孩子？”

孝哥睁大了眼睛，半晌才道：“我爹爹是家里的大爷，我是家里的孙儿。”

“大爷？”闵氏看了一眼崔映容，“怎么出来个大爷，我们奕行才是行长。”

孝哥那边已经重复着：“这个家里，我是这个家里……”

“难不成，”闵氏突然张开了嘴，“难不成是……”

崔映容脸色难看：“嫂子可不能乱猜，我们还是去问问再说。”